

●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研究

马克思视域中的“感性”概念

王晓升

摘要:马克思对“感性”概念的理解既区别于黑格尔、青年黑格尔派,又区别于费尔巴哈。他的这个“感性”概念超出了传统的第一哲学和精神、肉体分离的二元论。从认识论的角度来说,这个感性构成了概念的内容,甚至成为概念中的非概念的东西。马克思关于抽象到具体的方法就是要把这个感性的要素纳入概念的体系中而使它与肉体的要素相关联。马克思对于感性的这种理解成为其共产主义理论和历史观的基础,也是其资本主义批判理论的基础。资本主义制度是把生存斗争制度化,并扭曲了人的感性。把感性从这种扭曲中解放出来对于人类的发展来说具有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马克思;唯物主义;感性;形而上学

DOI:10.26933/j.cnki.12-1465/a.2025.04.010

“感性”概念是哲学的基本概念,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概念。但是,长期以来由于受到同一性思维框架的影响,大多数学者对于感性概念在不同思想家那里的不同含义不够重视,于是对于马克思的“感性”概念的特殊内涵也重视不够。重新理解马克思的感性概念,不仅有助于我们深化对于感性概念的理解,而且有助于我们更加深入地领会马克思的哲学思想及其现代意义。

一、摆脱传统形而上学框架的感性概念

哲学和任何其他思想一样都是在人们生活的基础上产生的。形而上学虽然远离人的生活,但是又在其最核心处束缚并影响人的生活。传统上,哲学是与具体科学联系在一起,并逐步从具体科学中分离出来的;历史上,哲学和许多具体科学一样都是为人的生存斗争服务的。如果说具体科学要解释具体的现象,那么哲学就是要思考这些具体现象背后的最终原因。传统上的第一哲学就是要找到最终的、绝对第一的原因。对于生存斗争中的人们来说,如果把握住绝对第一的原因,那么人的生存就得到了保证。在对绝对第一的原因的追问中,人们把某种具体的东西,比如水、火等作为宇宙的起源。后来,这些具体的事物被抽象的事物所取代:第一实体、存在、“无”等。在对传统的绝对第一东西的怀疑的基础上,近代哲学用主客体关系来取代第一哲学。形而上学也从第一哲学转向主客体关系的理论,主客体关系的理论仍然是以人的生存斗争为核心的。这种以主客体关系为核心的形而上学也面临一些新的问题。这些新的问题表现为:在哲学理论中,主体的极端发展也掏空了主体自身,主体哲学的发展导致了对主体自身的怀疑;在社会领域中,主客体模式中所包含的生存斗争框架在资本主义制度中被永恒化,它把抽象的同一性原则贯彻到社会生活的

基金项目:本文系华中科技大学教学研究项目(项目号:2024124)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王晓升,华中科技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一切领域,同一性背后的丰富内容被遗忘。或者说,传统上的那种归类思维被极端地发展起来,在这个社会中一切都被纳入同一化的系统之中。这就如同黑格尔哲学一样,黑格尔虽然看到了非同一的东西,但是所有这些东西都可以被纳入他的概念体系中。这个概念体系是按照主客体二元对立的模式建立起来的,它试图解决二元对立的问题,并最终能够达到绝对知识。

马克思对于黑格尔哲学的批判也就是对传统形而上学的批判,即一种建立在主客体二元论基础上的形而上学的批判。这种批判在《神圣家族》中初露端倪,并在《资本论》中得到了极大的深化和拓展。我们知道,马克思恩格斯在《神圣家族》中批判青年黑格尔派的观念论。在这里,马克思借助笛卡尔的唯物主义来批判青年黑格尔派。对于马克思来说,观念论就是一种形而上学,这种形而上学是与唯物主义对立的。马克思恩格斯指出,笛卡尔“把他的物理学和他的形而上学完全分开。在他的物理学的范围内,物质是唯一的实体,是存在和认识的唯一根据”^①。笛卡尔的物理学是唯物主义的,是建立在认识外部对象的感知的基础上的,而形而上学却脱离了这种感知。在这里,马克思特别注意到有人从精神和肉体的关系中完成笛卡尔的唯物主义。并且马克思还强调,唯物主义是形而上学的唯一反对者^②。

由此可见,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差别与它们对于感性的不同理解有关。从认识论的角度来说,感性可以在主客体关系中得到理解。原则上讲,唯物论和观念论一样都是从主客体关系的角度考察认识过程。在这一点上,唯物论和观念论是没有差别的。马克思恩格斯在《神圣家族》中指出:“唯灵论和唯物主义过去在各方面的对立已经在斗争中消除,并为费尔巴哈永远克服,但在这以后‘批判’又重新以最可恶的形式把这种对立变成基本教条,并促使‘基督教德意志的精神’获得胜利。”^③这就是说,唯物论和观念论之间各方面的对立都被消除了,主客体同一起来了,但是观念论却把这种对立凸显出来,并让观念的东西占据主导地位。黑格尔的哲学就是如此。在这里,马克思强调,费尔巴哈的哲学克服了观念论和唯物论之间的对立。这就是说,在黑格尔那里主客体是统一的。在这种统一中,精神的要素占据统治地位,而在费尔巴哈那里,感性的要素占据主导地位。我们知道,主客体之间既存在着精神的关系,也存在着感性的关系。从原则上说,这两种关系是结合在一起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唯物论和观念论在此处是完全一致的。唯物论强调这里的感性关系,而观念论强调这里的精神关系。即使观念论也承认这里的感性关系,但是这种感性关系被精神化了。比如,在生活中,人们常常说人和人之间的“爱”,但是“爱”既可以在精神的意义上被理解,也可以在肉体的意义上被理解(当然,从原则上说,是精神和肉体上的意义结合在一起的)。在观念论那里,爱被精神化,而唯物主义则更强调肉体上的感性意义。费尔巴哈的感性意义上的唯物论凸显了这一方面。

马克思恩格斯在《神圣家族》中的一段论述表达了这个思想。他们指出,本来,爱情是人的爱情,但是批判的批判却把爱情从人独立出来,变成了独立的主体。这个时候的爱情就失去肉体的意义。针对这种观念论意义上的做法,马克思恩格斯指出:“爱情却是非批判的、非基督教的唯物主义者。”^④这里所说的非批判的、非基督教的唯物主义者就是要强调爱情的感性意义。由此,一些学者或许认为,从这样的思路来理解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其实就是把马克思的唯物论理解为恩格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60页。

②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60—161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20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5页。

斯所批判的那种粗陋的唯物主义,即注重物质享受的唯物主义^①。其实,这是对马克思的唯物主义的误解。马克思对于人的感性因素的强调与注重物质享受根本不是一回事。注重物质享受的唯物主义是在生存斗争框架中的唯物主义,这种意义上的唯物主义和黑格尔的观念论是一致的。马克思对于黑格尔哲学的批判就是要把形而上学从生存斗争的框架中解放出来。黑格尔观念论体系是建立在生存斗争的框架之中,他的绝对精神、绝对真理在最根基处就意味着,精神要能够控制一切,从而在根本上保证人的生存。资本主义制度就是按照生存斗争的原则建构起来的,是制度化的生存斗争。而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则不同,他要把人从生存斗争的框架中解放出来,让人自由和幸福地生活。只有这样的唯物主义才真正闪耀着感性的光辉。

在这里,一些学者认为,按照这样的思路来理解马克思的思想,是把马克思费尔巴哈化。确实,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过分赞誉了费尔巴哈,还没有能够把他自己和费尔巴哈区分开来,但是后来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就自觉地把自己和费尔巴哈区别开来了。马克思恩格斯指出,费尔巴哈对感性世界的“理解”“仅仅局限于对这一世界的单纯的直观”^②。进一步说,费尔巴哈“希望达到对现存事实的正确理解,然而一个真正的共产主义者的任务却在于推翻这种现存的东西”^③。当然,马克思和费尔巴哈的区别是多方面的,但是就对感性的理解来说,马克思和费尔巴哈最大的差别在于,费尔巴哈的感性被局限于直观,而马克思对于感性却有一种特殊的理解。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指出,“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事物、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观方面去理解。所以,结果竟是这样,和唯物主义相反,能动的方面却被唯心主义发展了,但只是抽象地发展了”^④。对此,我们可以作出如下解释,过去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只是从直观的形式方面、从客体的方面去理解感性,而没有从主体的方面去理解感性。而这个主体的方面被唯心主义抽象地发展了。换言之,我们不能仅仅注意到客体具有感性的方面,而且要认识到主体也有感性的方面,这个感性的方面是一种能动的活动。但是,主体中的这种感性要素却被费尔巴哈抽象化了,人的感性要素变成了一种纯粹自然的东西。马克思的这个感性是在自然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感性,又是被主体所中介过的感性,他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清晰地阐明了这种感性。

二、在概念中超出概念的感性要素

我们知道,马克思继承了黑格尔哲学,也接收了黑格尔从主客体关系的模式中思考哲学的基本思路。他要通过主客体关系的分析来克服主客体二元论的缺陷。按照这样一种主客体关系的模型,主体要借助于概念来把握客体。或者说,概念就在一定的意义上把握客体。传统上,概念是对各种不同东西的抽象概括。而黑格尔认识到抽象的概念是缺乏丰富的内容的,是孤立的、静止的。在黑格尔那里,概念是动态的,是具有丰富内容的。这个丰富的动态内容就来自感性的要素。对于黑格尔来说,无论概念如何抽象,概念都必须涉及感性的内容,如果没有感性的内容,那么概念就是空洞的。但在黑格尔那里,感性是被精神化了的。本来感性是与肉体要素结合在一起的,

①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324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48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47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3页。

而黑格尔却将感性变成了精神中的一个要素。如果他还承认肉体上的经验要素,那么这个经验要素是与感性分离开来的,并且仅仅作为概念的例证而存在的^①。而在马克思那里,概念中的经验要素是不同的,这是与马克思对于概念以及字词意义的特殊理解结合在一起的。

马克思恩格斯在《神圣家族》中指出:“如果一方面认为感性世界是一切观念的泉源,而另一方面又硬说一个词的意义不只是一个词,除了我们想像的永远单一的存在物之外,还有某种普遍的存在物,那就矛盾了。无形体的实体也像无形体的物体一样,是一个矛盾。物体、存在、实体是同一种实在的观念。决不可以把思维同那思维着的物质分开。”^②这对我们理解马克思的感性概念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观念论在感性的具体东西之外设想了某种抽象的一般的东西。它们的概念是抽象的概念。如果它们的概念也涉及感性的东西,那么感性的东西不过是抽象概念的例证。这是把感性的东西和抽象的概念割裂开来了。马克思强调,我们决不能“把思维和思维着的物质分开”。人的思维必须依靠概念,思维就是一种概念的思维,离开了概念我们就无法思维。但是思维要与思维着的物质(包括肉体要素)结合在一起。我们可以说,这就是要把概念和非概念的东西结合在一起。

那么,概念和非概念的东西结合在一起究竟表达了什么意思?我们知道,在使用概念时,概念都会在不同程度上与经验的东西结合在一起。比如,物质世界中的某种共同点被抽象地概括进概念中。物质的这种感性特点就是作为例证出现的。我们可以说,这些感性的特征是可以被精神化的,是可以通过语言被交流的。但是,在感知某种东西时,我们除了有某种可以被交流的内容外,还有不能被交流的感觉。比如,当我们说“痛苦”时候,这是一种被精神化了的经验,是被概念化、可交流的经验。这种可交流的经验是可以脱离肉体而存在的。一个人在没有痛苦的时候,也说自己是“痛苦”的,这个时候的“痛苦”就是无内容的空洞的概念。但是痛苦还和肉体的要素结合在一起,这个和肉体要素结合在一起的东西是没有被精神化和概念化的东西。这就是思维和思维着的物质联系在一起的东西。它是概念中的非概念的东西,即感性东西。马克思所说的概念就与观念论所说的概念不同了。观念论的概念是可以交流的概念,而马克思所说的概念则包含了非概念的东西,这也是马克思的唯物论中所表达的特殊的感性。

对于观念论来说,唯物论和观念论都是停留在抽象的概念中。唯物论不过是用“物质”的概念来代替观念论的“精神”,唯物论的物质“概念”本身就是精神性的。所以,对于观念论来说,唯物论和观念论是没有差别的。这恰恰表明,观念论无法真正地理解唯物论,只是把唯物论意义上的概念和观念论意义上的概念等同起来。马克思恩格斯在批判青年黑格尔派时明确指出了对于唯物论的这种错误理解:“圣布鲁诺错误地把一些唯物主义者关于物质的哲学词句当作他们世界观的真实的核心和内容了。”^③对于他们来说,唯物论就是一些关于物质的词语而已。应该承认,在过去的历史中确实存在着一些停留在口头上的唯物论。这些停留在口头上的唯物论,口口声声强调“物质第一性”,总爱把“实事求是”挂在嘴边,而行动上却是唯意志主义。在马克思那里,“物质”“客观”“感性”等都不是空洞的词汇,而是有客观内容的,都包含了感性的要素。在马克思那里,思维和非思维、概念和非概念的东西是结合在一起的。正因为如此,马克思经常讲的“现实”这个概念是和感性的现实结合在一起的,而黑格尔所讲的“现实”却是抽象的概念。由此可见,虽然“现实”的概念是一样的,但是含义却差别很大。

① 参见西奥多·阿多诺《否定的辩证法》,王晓升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23年版,第16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64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01页。

在这里,我们特别注意到马克思讨论了“无限性”这一概念。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假如‘无限的’这个词不表示我们的精神能够无限地添加某一数量,那末这个词就毫无意义。既然只有物质的东西才是可以觉察到的,才是可以认识的,那末对神的存在就丝毫不能有所知了。”^①在基督教中,人们常常说上帝是“无限的”。这表明,我们可以在精神上无限添加。这种精神上的无限添加是与物质东西有所不同的,我们不能感知这个无限添加。可是,精神上的无限添加也不是与物质过程无关的,“添加”就是一种物质活动在精神上的延伸。如果没有物质生活中的添加,精神上添加就无法理解。从这个角度来说,“无限的”这个说法是有客观基础的,但是“无限的”又不是现成存在的,比如上帝。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当然可以说“无限的”,这是我们人类的精神能力的一种表现,它表示精神上的无限添加的过程。这个过程是可以客观存在的。但是,我们又不能简单地认为无限添加被完成了。马克思通过对“无限的”这个概念的特殊理解把精神和非精神的东西奇特地结合在一起。当我们说“无限的”时,是指一种精神上的概念,但是如果它纯粹是精神性的概念,那么它就类似于上帝,是毫无感性的要素。然而,在生活中我们也常说“无限的”,它就不是纯粹精神性的。当我们把感性要素凸显出来时,我们就不能随意说“无限性”,好像无限的东西已经被把握。

基于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对青年黑格尔派的批判,我们可以看到对于观念论来说,概念都是空洞的,是不包含感性内容的,更无法与现实的东西结合在一起。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尽管青年黑格尔派思想家们满口讲的都是‘震撼世界’的词句,而实际上他们是最大的保守分子。他们之中最年轻的人确切地表达了他们的活动,说他们仅仅是为反对‘词句’而斗争。不过他们忘记了:他们只是用词句来反对这些词句,既然他们仅仅反对现存世界的词句,那末他们就绝不是反对现实的、现存的世界。”^②他们关于现实所说的一切与现实无关。

根据上述的分析,我们可以说,马克思的唯物论与观念论的重要差别就在于,他既不像青年黑格尔派那样把概念变成空洞的词语,割断了词语与感性要素的内在联系;也不像黑格尔那样,把感性要素作为抽象概念的例证,或者说,用概念来指称外部的现实。在马克思那里,概念之中包含了非概念的东西,思维和思维着的物质结合在一起,思维和肉体的感性内容结合在一起。我们可以说,马克思通过对精神和肉体关系的新理解,从一个全新的角度解答了主客体之间的关系问题^③,解答了抽象的概念和感性的要素之间的关系问题。由于概念和概念之中的感性东西之间的联系,马克思不仅是词语上的唯物论者,而且是实践的唯物论者。马克思恩格斯强调:“实际上和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说来,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和改变事物的现状。”^④这就与青年黑格尔派的那些“震撼世界的词句”完全不同了,也与费尔巴哈的那种直观的唯物论不同。费尔巴哈虽然也强调感性,但是在他那里感性被等同于直观。所以马克思恩格斯接着指出:“如果在费尔巴哈那里有时也遇见类似的观点,那末它们始终不过是一些零星的猜测,对费尔巴哈的总的世界观的影响是微不足道的,只能把它们看作仅仅是具有发展能力的萌芽。”^⑤

三、在概念辩证法中把握感性

当强调概念中的感性东西时,马克思提出了一种特殊的概念辩证法。而这个特殊的概念辩证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64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22—23页。

③ 参见王晓升《肉体 and 精神的和解与历史之谜的解答——关于马克思历史观的思考》,《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1期。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48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48页。

法就涉及马克思所理解的感性。

在前面的讨论中我们看到,马克思强调思维和思维着的物质之间的联系。如果思维过程是通过概念、判断、推理来进行,那么这样的思维似乎是与思维着的物质、与人的躯体没有什么关系。但是任何思维都是对于某种东西的思维,没有思维对象的思维是空洞的思维。我们可以告诉盲人“红色”这个词语,但是盲人却很难形成红色的概念,也就无法对“红色”这个词进行判断。显然在这里,“红色”这个概念必须与感性的要素联系起来。没有感性的要素,“红色”是抽象的,是无内容的,是无法被思考的。如前所述,感性中有些感性要素是可以被传递的,是用词语表达出来的,而有些感性要素是无法用语言表达出来的。我们把可以被传达的感性要素理解为精神化的感性要素,这种精神化的感性要素是可以脱离肉体而存在的。但是还有一些感性要素是与肉体结合在一起的,是不能被传播的。比如,投篮高手会用词语告诉我们一些关于投球的经验,这种经验就是被概念化的经验,是精神化了的经验。他还有许多经验是在长期的练习中所形成的经验,也就是肌肉记忆。这个肌肉记忆的东西也是经验,并且是客观存在的经验。在这两种经验中,与肉体要素结合在一起的经验是更根本的经验,是对于具体东西的更客观的把握。精神化的经验依赖于肉体上的经验。从这个角度来说,任何一种概念都潜在地包含了肉体上的经验,概念中应该包含着感性的东西,而且概念必须联系感性的东西才能真正地具体地把握外部世界。

在我们的语言交流中,精神化的经验即概念,是可以和肉体上的经验分离开来的。然而在认识事物时,我们不能满足于精神化经验,不能满足于概念,而必须把概念与感性的东西结合起来。正因为如此,马克思指出:“一切生产阶段所共同的、被思维当做一般规定而确定下来的规定,是存在的,但是所谓一切生产的一般条件,不过是这些抽象要素,用这些要素不可能理解任何一个现实的历史的生产阶段。”^①在政治经济学中研究生产,如果我们停留在抽象的生产概念,那么就不可能真正地理解生产。领会现实的生产还需要一种经验,一种不能用语言表达出来的经验。只有把这些概念与感性的具体联系起来,这些概念才能获得丰富的意义。因此,马克思认为:“劳动这个例子确切地表明,哪怕是最抽象的范畴,虽然正是由于它们的抽象而适用于一切时代,但是就这个抽象的规定性本身来说,同样是历史关系的产物,而且只有对于这些关系并在这些关系之内才具有充分的意义。”^②

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对于科学认识的两条道路的区分充分表明了其从一个辩证法的视角来关注感性的具体。从表面上看,我们的研究应该从具体事实出发,从感性存在的东西出发,然后通过对具体事实的一般特性的抽象和概括得到抽象的概念,并借助于抽象的概念达到对于事物一般规律的把握。显然,这样一种方法是实证科学的研究方法。马克思对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是一种哲学的研究。对此,马克思自己也直言不讳地指出,他的研究方法吸收了黑格尔的辩证法。那么,这种哲学研究的方法与实证科学的研究方法有什么不同?实证科学把握一般规律是为了获得有效知识,并利用这种知识控制对象。现代西方的经济学就是要达到对于这种意义上的经济规律的把握,这种实证的研究是要满足实用目的的。而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不是这样一种实证科学,而是要更加彻底全面地把握经济本质。实证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区别类似于康德在知识领域和形而上学领域所作出的区别。马克思不满足于实证经济学的研究,而是要像康德的理性所要求的那样把握最终的、绝对的东西。这个最终的、绝对的东西超出了知识的范围。只有把握了最终的、绝对的东西,才是真正的科学。按照康德的思路,最终的、绝对的东西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738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755页。

是无法被把握的,而黑格尔却认为,这种东西是可以被把握的,我们是可以获得绝对知识的。其实,黑格尔对于康德的最终的、绝对的东西进行了重新的理解。在黑格尔那里,这就是要借助于概念把握概念所难于把握的东西,并且把所有这些东西都融入一个概念体系中。如此一来,哲学就达到了绝对知识。而黑格尔所运用的方法是从抽象到具体的方法,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就是运用这种方法。

黑格尔从最抽象的、最一般的“存在”开始,这个最抽象的概念是空洞的,几乎没有任何内容,类似于“无”。但是如果“存在”不包含任何内容的话,那么我们就可以用“无”取代“存在”。既然“存在”与“无”是不同的,那么存在之中就一定包含了某种内容。从存在到“无”就是变。而黑格尔的整个哲学体系是一个螺旋式的过程,他的最终结果仍然回到“存在”,但是这是在更高层次上的“存在”。而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也要用概念把握感性的具体,可是用概念来把握感性的具体一定同样扭曲了感性的具体。于是,我们就需要不断地调整概念,从而逐步逼近感性的具体。只有当概念中的具体通过一系列概念完全展开的时候,我们就达到了对于资本主义的全面的、本质性的把握。马克思与黑格尔的不同之处在于,虽然黑格尔也要把握感性的具体,但是他最终还是把这些感性的具体纳入概念体系中,把感性的具体概念化。而马克思不同,他在概念的分析中所关注的恰恰就是无法被概念化的感性具体。比如,马克思认为,商品包含了价值和使用价值两个方面,这其实就是要解释商品概念中超出“商品”概念的东西。商品是可以买卖的物品,在这个买卖中商品的交换价值是可以被计算的,商品在市场上只是实现了交换价值,而使用价值是无法计算的,是没有被包含在交换过程之中的。商品交换的核心是为了获得使用价值,而使用价值又是与人的肉体的领会结合在一起的。“商品”概念之中潜在地包含了无法被计算和交换的东西。从这个角度来说,商品之中包含了非商品的东西。这个非商品的东西却又是商品交换之所以可能的基础。同样,马克思对抽象劳动和具体劳动的分析就是要让人们关注那些在抽象的劳动概念中所无法表达的东西,类似运动员的肌肉记忆即特殊的技巧。从这里可以看出,马克思所进行的概念分析从一定程度上来说就是要关注概念之外的东西,即感性的具体。从抽象到具体的方法在很大的程度上就是从抽象中把握感性的具体。这里所说的感性的具体不是人们通常意义上所说的具体,而是指无法被概括在抽象概念中的非同一的东西^①。所有这些非同一的东西,比如具体劳动、使用价值等都是与感性的要素结合在一起的。

马克思对于感性的理解包含了一种辩证法。在马克思那里,感性都是被概念所中介的,但是这个被概念所中介过的感性又扭曲了感性。直观唯物主义关注感性的直接性,而观念论虽然看到了感性被中介的情况,但是这个被中介过的感性要素却被彻底精神化了。马克思则不同,他既看到了被概念化的感性,又看到了无法被概念化的感性。这就类似于,当我们说“妈妈的味道”的时候,“妈妈的味道”只是概念,而不是味道本身,所以“妈妈的味道”这个概念是不够的,我们需要超出这个概念。但是,如果我们没有概念,那么“妈妈的味道”作为感性的东西在概念的领域中就不存在,就无法被我们思考。所以我们既要说“妈妈的味道”,又不能说“妈妈的味道”。这就类似于上文所论述的既能说“无限性”,又不能说“无限性”。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概念的辩证法是与概念所涉及的内容有关。如果脱离了感性的内容,那么概念的辩证法就会变成概念的游戏。从这个角度说,马克思的辩证法所凸显出来的是感性的内容。只有借助于辩证法,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感性的内容。

① 参见王晓升《从非同一性视角重思马克思“从抽象到具体”的方法》,《社会科学辑刊》2023年第1期。

四、历史唯物主义中的“感性的光辉”

无论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还是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对于历史唯物论的概述都包含了共产主义的理想,以及对于人的自由和解放的期待。这与马克思对于唯物论的本质内涵的理解是一致的。马克思恩格斯在《神圣家族》中指出,“费尔巴哈在理论方面体现了和人道主义相吻合的唯物主义”^①。这就是说,强调感性的唯物论是与人道主义吻合的。在评价培根时,马克思恩格斯更加明确地表示,唯物论应该带有感性的光辉:“唯物主义在它的第一个创始人培根那里,还在朴素的形式下包含着全面发展的萌芽。物质带着诗意的感性光辉对人的全身心发出微笑。”^②而在其后的发展中,唯物主义变得片面了。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唯物主义变得敌视人了。为了在自己的领域内克服敌视人的、毫无血肉的精神,唯物主义只好抑制自己的情欲,当一个禁欲主义者。它变成理智的东西,同时以无情的彻底性来发展理智的一切结论。”^③从这些论述中,我们至少可以看到两个基本的方面:一是物质的东西应该带有诗意的感性光辉对人的全身心发出微笑,或者说,物质不应该是敌视人的东西,而应该是给人类幸福和快乐的东西;二是人的感性应该从一个被否定、被压制的状态中解放出来。这两个方面都应该是历史唯物论的基本要素。就第一个方面来说,自然状况中的物质常常是敌视人的,人要通过自己的活动来改变自然,从而使物质给人带来幸福。而在人改造自然的过程中,物质的东西也会反过来压制人,产生一种异化状况。人类文明的历史就是要不断通过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变革来改变这种状况。就第二个方面来说,在人类文明的发展过程中,为了征服自然,人会用自己的精神力量来束缚肉体的要素,从而束缚自己的感性能力。阿多诺和霍克海默对于奥德修斯的神话故事的解释就说明了这一点^④。过去的历史唯物论强调第一个方面,而就第二个方面没有太多的关注。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从感性意识和感性需要这两种形式的感性出发来理解历史。这个历史是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和《〈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所表达的历史背后的一个暗线。它是历史唯物论的基本原理的一个重要方面。脱离了这个重要方面,我们就无法准确地把握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理想。

其实,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就已经从感性的视角来考察历史。他指出:“感性(见费尔巴哈)必须是一切科学的基础。……全部历史是为了使‘人’成为感性意识的对象和使‘人作为人’的需要成为【自然的、感性的】需要而作准备的发展史。”^⑤这就是说,感性必须是一切科学的基础,历史唯物论作为一种研究历史的科学也应该从感性出发去理解历史。这个历史的发展过程就是要不断地使人成为感性意识的对象,使真正的人的需要能够逐步形成起来。在这里,人们必然会感到奇怪,难道在现实世界中我们作为人不是感性意识的对象吗?难道我们的需要不是真正人的需要吗?马克思在论述“共产主义”时,深刻分析了这两个方面。

一方面,当人们从科学认识的角度来理解感性意识的对象时,人作为感性意识的对象就表明人变成了物。显然,在马克思那里,人成为感性意识的对象是有特殊意义的。在他看来,人要真正地成为感性意识的对象需要一个历史过程。在人类文明的初期,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主要是自然关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160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163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164页。

④ 参见马克思·霍克海默、西奥多·阿多诺《启蒙辩证法》,渠敬东、曹卫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第55—56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28页。

系。当人从自然状态中摆脱出来后,一些人把另外一些人作为奴隶,作为一种被驱使的动物来理解。在马克思看来,这时人们缺乏一种“类意识”。由于人们缺乏“类意识”,人和人之间无法形成真正的社会关系。为此,马克思强调,“自然界的人的本质只有对社会的人来说才是存在的;因为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对人说来才是人与人联系的纽带,才是他为别人的存在和别人为他的存在,才是人的现实的生活要素”^①。马克思在这里所说的“社会”是人们之间的一种理想的社会关系。在这种理想的社会关系中,人作为一种自然的存在同时带有社会的意义。这时,他人才能真正地成为感性意识的对象,或者说,其他人对我们来说才是真正有情感的人,而不是萨特所说的“地狱”。从这个角度来说,人要成为一种感性意识的对象,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从感性的角度来考察历史就是要认识这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在这里,人的感性不是纯粹的自然的感知,而是带有马克思所说的社会意义上的感性,是一种带有人文精神的感性。在马克思看来,只有当人们有了这样一种感性意识的时候,其他人才会成为感性意识的对象。

另一方面,在马克思看来,在当代社会中,人的感性还没有上升到人的本质意义上的感性。人的感性是一种扭曲了的感性。马克思在这里首先强调私有财产制度对人的感性的制约。他指出:“一切肉体的和精神的感受都被这一切感觉的单纯异化即拥有的感觉所代替。”^②在这里,人的感觉异化了。那么,我们如何理解人的感觉的异化呢?从现代社会中人们对待艺术作品的态度可以看出这一点。许多人把艺术作品看作是一种现成存在的物品,是可以交换和买卖的作品,人们致力于“拥有”作品,而不是鉴赏作品。在鉴赏作品的过程中,艺术作品被精神化,人们所能够欣赏的是精神化的作品,而不是以物质形式存在的作品。但是,在社会生活中,大多数人都是从物化形式来理解艺术作品,而不是从精神化的意义上理解艺术作品^③。这里,人们的感性是有所不同的。从物的角度来感受艺术作品,只能直观地对待艺术作品,这样的感觉就是被束缚在拥有中的感觉。而把艺术作品作为精神性东西来鉴赏时,这个时候的感觉就是从拥有中解放出来,是能够把握艺术精神的感觉。

正因为如此,马克思特别强调,只有当私有财产被扬弃时,感觉才成为真正的人的感觉,或者说,只有当人的感觉不是被占有的感觉所束缚时,感觉才成为人的感觉。马克思指出:“因此,私有财产的扬弃,是人的一切感觉和特性的彻底解放;但这种扬弃之所以是这种解放,正是因为这些感觉和特性无论在主体上还是在客体上都变成人的。眼睛变成了人的眼睛,正象眼睛的对象变成了社会的、人的、由人并为了人创造出来的对象一样。”^④在这种情况下,人的感觉就与动物的感觉不同了。动物感觉能力是根据生存的需要而在进化过程中形成的,这种感觉就是要服从于生存的冲动,就是要拥有、吞噬一切有助于自己生存的东西。人虽然也是在进化过程中形成了适应生存需要的感觉能力,但是人又能够超出这种感觉能力。比如人能够从事艺术活动,而艺术活动就是摆脱生存需要的活动。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人的眼睛和原始的、非人的眼睛得到的享受不同,人的耳朵和原始的耳朵得到的享受不同,如此等等”^⑤。

由于人的感觉能力从生存斗争的束缚中摆脱出来,于是人的感觉能力得到了充分的发展。马克思指出:“只是由于人的本质的客观地展开的丰富性,主体的、人的感性的丰富性,如有音乐感的耳朵、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22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24页。

③ 参见王晓升《论阿多诺内在批判视角中的审美主客体》,《山东社会科学》2024年第11期。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24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25页。

能感受形式美的眼睛,总之,那些能成为人的享受的感觉,即确证自己是人的本质力量的感觉,才一部分发展起来,一部分产生出来。”^①而人的感觉能力的提升是社会历史的产物,是在人参与生存斗争而又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摆脱生存斗争的情况下才是可能的。所以马克思认为:“不仅五官感觉,而且所谓精神感觉、实践感觉(意志、爱等等),一句话,人的感觉、感觉的人性,都只是由于它的对象的存在,由于人化的自然界,才产生出来的。五官感觉的形成是以往全部世界历史的产物。”^②

在这里,值得我们注意的是,马克思是在讨论共产主义理论的时候把人的感觉和拥有的感觉加以对比的。从这种对比中我们可以看到,资本主义把生存斗争制度化、永恒化和合理化。在这样一种制度中,人的一切能力包括感性能力都要服从于生存斗争的需要。但是,即使如此,在这个社会中仍然存在着一种摆脱生存斗争需要的东西,比如艺术。艺术在前资本主义时代是在宫廷中发展起来的,宫廷中的人们不需要为生存斗争而努力,因此,艺术在这里残存下来。后来新兴的资产阶级也学习封建贵族,在为生存斗争而努力的过程中,需要在一定程度上摆脱生存斗争的束缚。在这样一种社会背景下,欣赏艺术的那种感性能力也能够一定程度上存在着。而艺术为了能够在资本主义制度中存在下来,也不断地变换自身。在这样的情况下,虽然人的感性能力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生存斗争的束缚,但是生存斗争的要求也会逐步地纳入其中。人的这种超越的感性能力也会被生存斗争的要求扭曲。这就好像今天的许多家长要培养孩子的多种感性能力,让孩子学习艺术,但是学习艺术的努力常常是被纳入生存斗争的框架中。一些孩子学习钢琴就是要去考级,从而在未来的生存斗争中发挥作用。

当人的这种超越的感性能力被生存斗争的要求扭曲时,超越的感性能力就越来越服务于生存斗争的需要。比如,生活中人们对于时尚的追求就是要把超越的感性能力服务于生存斗争的需要。当人们为生存斗争而努力时,人们不可能赶时髦。当人们有了足够的物质财富时,人们才有可能赶时髦。赶时髦在一定程度上说是超越了生存斗争的表现。但是,赶时髦中恰恰又内在地包含了生存斗争。或者说,生存斗争的原则在超越生存斗争的领域中发挥作用。在资本主义制度体系中,虽然一些人也希望在一定程度上摆脱生存斗争,但是生存斗争的努力始终束缚着他。从表面上看,这些人具有丰富的感性能力,然而这些感性能力是用来服务于生存斗争的。这就好像有些人去音乐厅是为了表明自己高人一等一样。

马克思的唯物论中内在地包含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包含对幸福未来的期待。在马克思的历史唯物论中,共产主义不仅是通过物质生产力的高度发展来实现的,而且是要通过人的感性能力的发展来实现的。而这些由感性能力发展起来了的人是一种超越了政治经济学意义的富有的人。他指出:“富有的人和富有的人的需要代替了国民经济学上的富有和贫困。富有的人同时就是需要有完整的人的生命表现的人,在这样的人的身上,他自己的实现表现为内在的必然性、表现为需要。”^③当人们成为这样一种富有的人时,幸福才是可能的。而生存斗争中的人们却很难有这样的幸福。

五、结 语

感性的概念在马克思的哲学思想中具有极端重要的地位,它对于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关键的意义。然而长期以来,马克思的感性概念被束缚在传统的形而上学框架中,被束缚在第一哲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26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26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29页。

学及肉体和精神分裂的二元论的框架中,即被束缚在生存斗争的框架之中。在认识论上,人们把自己束缚在主客体二元对立的框架中,对于超越知识领域的东西的领会始终被排斥在这种认识论的范围之外,这些东西被当作非理性的东西而受到排斥。在辩证法中,人们被束缚在空洞的概念之中,玩弄空洞的概念而无法从感性的维度理解概念,无法理解概念自身的矛盾和概念的运动。在历史观中,人们始终在生存斗争的框架中理解历史发展的过程。在这样的框架中,制度化的生存斗争模式天然地获得了合理性。马克思对于感性的理解告诉我们:感性不是一般生物学意义上的感性,不是费尔巴哈的那种直观意义上的感性,而是渗透了某种精神维度的感性。这种感性能力是在人类文明史上逐步发展起来的,是带有丰富的人文精神的感性。马克思的唯物论从不同的维度表述和阐明了这种能力。

从上面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马克思的唯物论不再拘泥于抽象的概念,而是借助抽象的概念走向经验的内容,把抽象的思考与肉体的活动结合起来。当这种唯物论把抽象的概念走向经验内容时,这个唯物论是辩证的唯物论。当这个唯物论把思想中的概念与肉体的实践结合起来时,这个唯物论就是实践的唯物论。辩证的唯物论和实践的唯物论又都包含了历史的唯物论一个核心的要素,即感性。按照马克思的理解,历史的发展也是为人成为感性对象以及人的需要成为感性需要而做准备的历史。如果没有辩证唯物论和实践唯物论意义上的感性概念,那么历史观中的感性概念也无法得到正确的理解。借助于感性的概念,马克思既接收了主客体区分,又超越了这种区分,并强调精神要素和感性要素的和解,对主客体关系进行了创造性的解答,从而超越了黑格尔哲学,并实现了哲学史上的革命。只有深刻地把握马克思对于感性的特殊理解,才能真正地领会马克思的各种不同形式的唯物论之间的内在联系。如果我们被允许利用阿多诺的“星丛”概念来描述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哲学,那么超越第一哲学的唯物论、辩证唯物论、实践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就构成了马克思哲学的概念星丛。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唯物主义的问题上,我国哲学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大致有三种不同的理解:一些学者主要把它理解为辩证唯物主义,一些学者主要把它理解为历史唯物主义,还有一些学者则主要把它理解为实践唯物主义。这些理解都有一定的道理,但是把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哲学概括在其中的任何一个框架中都不能完全把握马克思的唯物主义。

马克思对于感性的这种理解在今天也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如今,社会物质生产能力有了巨大的提升。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物质的财富完全有能力让所有人都过上温饱的生活,但是恰恰就是在这些国家中却仍然有一些流浪汉和没有生存保证的人。这提醒着我们,必须时刻把生存斗争作为自己的基本原则。在少数发达国家,尽管它们拥有强大的军事能力,但是“国家安全”成为他们对付一切问题的灵丹妙药。所有这些做法都有一个特点:要把人们束缚在生存斗争的框架之中,使这个生存斗争的框架具有永恒的合理性。人们只要稍微从这个框架中摆脱出来,就可以有些许幸福的体验。但是资产阶级的“唯物”主义就是要把人仅仅束缚在为物质利益而斗争的模式之中。在这个“唯物”主义的框架中,人们越来越难以领会幸福。而马克思建立在“感性”基础上的唯物主义,就是对这种“唯物”主义的有力回击。

【责任编辑:杨 芊】